

长篇官商小说

的氣氣
實方展
的是，她
轟炸成一
开了艰难
不得不

人拉出了，曲債血還，的標語在市政府
步被
政的
也，也许
感，
慌的
她不
小

他
經
快
無
嶺

南嫫
著

ANXLANG

即使是在民主制国家，时代精英们也有了一种更乐于暗箱操作的倾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暗箱

一位不一样的“贪官”

他有学者的清高与固执，同时又有政客的老谋深算，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步步设局以自保。

一段非同寻常的“私情”

本是为世人所不齿的高官与小三，然而他和她之间的爱情却纯洁而高尚，令人唏嘘。

一位自甘堕落的知识分子

知名高校的经济法教授，甘当官商交易的纽带，最终赔上性命，是为了利益，还是为理想殉葬？

一场悄然无声的资本入侵战争

数千万元的资金迅速入主国有企业，是为了振兴，还是为了项目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

建议上架：官商小说

ISBN 978-7-222-07137-7



9 787222 071377 >

定价：28.00元

[illegible]

长篇官商小说

有恩多年辉煌历史的国防厂被残酷的氣氛摧成一片瓦礫，省長劉云波方沒有想到他到南嶺后啟動的，真正的幕布推下已經悄然無聲地打到了淨門前雪。內幕一步步被揭開，然而，越接近真相，她越感到恐慌，也許更讓她感到恐慌的是，她不得不面臨

南岭后启动的国金改制竟如此惨烈收场。国防工的老工人拉出了。血债血还。的标语在市政府前示
干净门前。在女记者季子用面前，官商交易的内幕。步步被揭开，然而，越接近真相，她越感到
场隐秘的官商交易是怎么展开的。真相是最终有人白手天下的时刻？有着近多年辉煌历史的国防工
的老工人拉出了。血债血还。的标语在市政府前示威游行。政府。厂方工人和收购国防工的资方展
内幕一步步被揭开，然而，越接近真相，她越感到恐慌。也许更让她感到恐慌的是，她不得不面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箱 / 南嫫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2-07137-7

I. ①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3402 号

暗 箱

作 者: 南 嫫

责任编辑: 朱海涛 王绍来

执案编辑: 苗水芝

装帧设计: 青华视觉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165mm×23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137-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爆炸事故	/ 1
第二章	并购风波	/ 11
第三章	血债血偿	/ 25
第四章	三方谈判	/ 37
第五章	清荣斋叙旧	/ 47
第六章	花田密谋	/ 57
第七章	饭碗和尊严	/ 63
第八章	真正的主角	/ 69
第九章	书法和名茶	/ 77
第十章	雨中追悼会	/ 83
第十一章	老首长来电	/ 91
第十二章	四次“邂逅”	/ 101
第十三章	半岛钓蟹	/ 113
第十四章	江东项目	/ 121
第十五章	球场的麻烦	/ 131
第十六章	茶盒里的秘密	/ 141
第十七章	官商联姻	/ 149
第十八章	五万元抚恤金	/ 157

第十九章	旧城这一夜	/ 165
第二十章	国外的电话	/ 169
第二十一章	静坐的队伍	/ 175
第二十二章	礼堂突发枪案	/ 183
第二十三章	川汇很规范	/ 189
第二十四章	表演的小丑	/ 193
第二十五章	监控录像	/ 199
第二十六章	紧急出国	/ 205
第二十七章	崔市长失踪	/ 213
第二十八章	执行者的水平	/ 221
第二十九章	书记抖露真相	/ 229
第三十章	钱能化解矛盾	/ 237
第三十一章	诡异的梦	/ 243
第三十二章	川汇的棋子	/ 249
第三十三章	可利公司的旧账	/ 257
第三十四章	庐山真面目	/ 265
第三十五章	40 秒的新闻	/ 271
第三十六章	审讯室里的会面	/ 277
第三十七章	高速路上的车祸	/ 287
第三十八章	信封里的秘密	/ 293
第三十九章	三方和解	/ 295

第一章 爆炸事故

两个没有爆炸的氯气罐还耸立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昨天晚上的惨剧。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两个氯气罐先解决掉。引爆，看来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不能再让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做任何牺牲。

本世纪初。

8月19日，南岭难得一见的阳光穿透晨雾，照在一张疲惫的脸上。

在南岭旧城一石化工厂大门西边的一座简易小楼里，省长刘云波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靠意志力强硬地睁着。

这里是一石化工厂事故处理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刘云波站在窗前看着被氯气罐炸成一堆瓦砾的工厂，问：“调查组到哪儿了？”

崔长青市长从木椅上倾了倾上身，答：“已经上城南高速了，二十分钟差不多应该能到。”

刘云波仍然心事沉重，又问：“群众都疏散了？”

崔长青回答：“群众没问题。现在最头痛的是媒体，都要往里冲。”

“一个也不许放进去！这道关一定要把死！”

南岭军分区某师王政委凑了过来：“如果调查小组同意爆破方案，爆破时间越早越好，要赶紧清场！”

刘云波点点头，低声但坚定地说：“是得快。”又问，“张天芳呢？”

省政府秘书长张天芳正斜在简易沙发里做梦，半醒半梦中听到刘省长叫他，本能地跳起来：“在，我在。”

刘云波口气强硬放慢节奏布置道：“爆破作业现场放进去一个记者，就是你的责任。这道关要把死了。”他又看着王政委，问，“王政委，如果上午9点能够顺利启动炮击，你估计几点能结束？”

“如果一切顺利，11点应该能结束。”

张天芳对省长刘云波说：“这个消息是否可以通过通讯社发个通稿？先安定一下人心。”

刘云波看了他一眼，又转向王政委，问：“如果不顺利呢？”

王政委想了想：“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张天芳：“发个消息对安定人心有作用。”

刘云波想了想：“九成？不是十成就不发！”

四年前，刘云波从部委调到南岭，最初踢出的一脚就是国企改革。一石厂是南岭十七家国防厂中的一家，位于南岭省府旧城市区的最南端，曾经是近万人的大型国防化工企业。改革开放后，军工业全面衰退，一石厂生产的军工涂料更是没有市场，近二十年处在倒闭边缘。刘云波一到南岭就拿一石厂做试点，

引进资本，完成改制。但是，这些从理论上和合同文本上已经完成的动作，到了一石厂的老工人那里却什么都不是。资本收购方对一石厂的改造举步维艰。这点，刘云波有所耳闻，但，谁又能想到，昨天晚上，一场氯气罐泄露继而引发的大爆炸，竟把环绕在氯气罐周围两百米的厂房全部炸了个粉碎，当场十三人死亡。死亡的人全是一石厂的精英，当时他们正在厂部开会，忽然听到爆炸声四起，冲到现场，十四人中十三人当场遇难。一个活人进去，就像被送进了火葬场，眨眼工夫就没了。惨啊！

唯一的幸存者——老车间主任还躺在医院，至今未醒。

两个没有爆炸的氯气罐还算立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昨天晚上的惨剧。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这两个氯气罐先解决掉。引爆，看来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不能再让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做任何牺牲。远距离引爆，这是指挥部的决定。

调查组就要到了，他不想在引爆时再出任何差错。他要等，等到王政委这边完全准备好，再发出新闻稿。不能出错！他反复提醒自己。

上午8点40分，通讯社的消息在各大网站循环滚动：旧城将于上午9点整对剩下的两个氯气储存罐启动炮击爆破，承担炮击爆破任务的是岭南军分区某师炮兵团。

这条消息以光速飞向了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个角落。“调动军队”，“使用炮击”，这些惊心动魄的词语像一道一道闪电在人们眼前骤然爆发。南岭旧城一石厂残留的两个氯气罐，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然而，此时的刘云波还以为这条消息仍然安静地捏在他的手心。

刘云波看了一下表，差一刻钟9点。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对身边的张天芳说：“搞点咖啡。”

张天芳转脸催促赵处长：“咖啡，快，浓点，省长要。”张天芳的嗓子已经成了公鸭嗓，撕成碎片了。

赵处长连声说：“到了，早已经到了。”赶紧去拆开三合一咖啡的包装。

咖啡端到刘云波面前时，刘云波先闻了闻咖啡飘过来的香气，才吹着纸杯的边深深喝了一口。咖啡穿肠过，也唤醒他，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原来安排了一天的事，今天统统都得让位，但愿这件突然而至的事故早点结束。他端着杯子又站到窗前，去看未爆炸的依然安睡在那里的氯气罐，此刻它就是面目狰狞的恶魔。

“王政委，来杯咖啡提提神。”刘云波匆匆放下空杯，又看了看表，整9点了，“看来很难准点了。”

环保局赵局长说：“即使调查组现在到了，同意炮击了，也不能开始。现在刮北风，氯气一旦大量泄露，全刮到城区去了。我们必须等到刮南风或者东南风的时候才能开始。”

“噢？不是刚才还说在刮西风吗？”

“半小时前，风向突然转了。而且风向一旦向北，就会保持大晴天。这在我们旧城市是少见的，对今天方案的实施非常不利。”

“什么时候有可能刮西风？”

“一般情况会在傍晚。”

“十多万群众在街头再等十个钟头？不行，坚决不行。问问消防还有什么办法。他们那个喷雾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多搞几套，把氯气的扩散缩小到最小的范围，就不用怕它刮什么风了。”说完他看见消防队政委陈列正从现场往临时指挥中心走过来。他对省委宣传部长费珏说：“给陈政委冲杯咖啡等着，他回来了。”

陈政委刚上二楼就喊上了：“旧城电视台记者，真敢不要命！不动真格的，他们还真敢在大炮前架起摄像机！”

费珏吓了一跳：“什么？这怎么可能？我这里可是没发一张通行证！”

陈政委说：“人家才不用你的通行证呢！钻到我的车后面跟着进去的。”

费珏：“这可不行，人呢？”

陈政委喝着咖啡：“武装押解了。”

费珏：“还是枪杆子厉害。把他们押出现场吧，我也省心了。”

陈政委：“放心，已经押出现场了。还是个女的。”

刘云波听说是个女的，拿着咖啡杯的手在空中轻轻地颤了一下，心想：该不会是季子川吧？不要命了！这个小小的分神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继续问：“陈政委，如果刮一天北风，你那个喷雾能保证氯气不会刮到市区去吗？”

“如果炮击引发了爆炸和大火，我现在的设备不够用。如果炮击很准确，只是打穿几个洞，局面就比较好控制，泄露出来的氯气量应该是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加大喷雾的强度，在周围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雾罩，把泄

露的氯气彻底封锁在雾罩内。不会外泄。”

刘云波叹了口气：“炮击引发火灾的可能性有多大？”

“应该说，很大。”

刘云波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火灾，再烧也就是把这些已经炸成碎片的厂房再烧一遍，怕就怕风助火势不可控制。他问崔市长：“这罐里到底还有多少气，还没查清？”这是个关键问题，不知氯气有多少，就得把多套方案反复研究周全，再不敢有任何差错。

崔长青：“一直在查，没有可靠的结论。知情人都在现场遇难了，医院里的老车间主任还没有醒。”

刘云波摆摆手，意思是不用说下去了。他转向走过来的王政委：“王政委，江北岸边可是站着十多万群众，在看着咱们的炮口！”

费珏补充道：“全国各地电视台的摄像机像高射炮似的，密密麻麻架了一大片。”

王政委表情严峻。刘云波从他的脸上看不出答案，心悬着，表情也凝固了。几个人相互看着，或者说相互躲闪地看着，时间在这一刻似乎停滞了。

赵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通报：“调查组到了！”

刘云波等一行人下楼迎接。调查组由安监局司马副局长带头，规格高到前所未有的，只差一步就到头了。司马副局长一路人马已经上楼来，双方人员简单地打了招呼做了介绍。司马副局长知道这里在等着他做最后的决定，就开门见山：“刘省长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我们一路上听了汇报，你们的方案我们基本同意。还有几个细节，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首先，还是先请军区的同志讲讲炮击会出现的几种情况吧！”

王政委把一张简易的图纸铺开在桌子上，用手指比划着：“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剩下的两个氯气罐在这个已经被炸塌的厂房的二楼，可以射击的角度非常有限。这里有一扇窗户，通过它可以射击到一个目标。麻烦的是另一个目标躲在这个目标的后侧方。击中第一个目标将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和震荡，会对后面那个罐产生什么影响，还是请专家讲讲吧。”

林教授说：“这两个罐中到底还有多少东西？这些东西处在什么状态？它们还能产生多大能量？这些情况我们都不清楚。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就是罐里装满了液体氯气，并且完全爆炸，这是最坏的状况。根据昨晚那三个罐

爆炸的情况看，火焰冲到五十多米高，可以致命的氯气浓度在十几分钟内迅速扩散到五公里范围，残余的有毒气体在晴朗无风的天气会扩散到方圆十公里。”

刘云波问：“也就是说可能飘到江北去？”

林教授：“对，我们的方案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司马局长问：“群众现在在十五公里以外吗？”

“是的，昨天疏散了一晚上。”刘云波说。

司马局长这才注意到刘云波血红的双眼：“辛苦了，刘省长。大家都辛苦了。我来之前首长对我说了三个原则：一、要安置好群众，要安定人心；二、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排除隐患；三、查清事故原因。第一件事旧城基本做到了，第二件事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一切按最坏的打算来准备。”

赵处长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报告：“几大通讯社、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就要冲过警戒线了。”

司马局长说：“刘省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对媒体说，如果一切正常，两小时后召开现场新闻发布会。所有消息以新闻发布会为准，只发通讯社通稿。”

刘云波瞪着崔长青，意在责问警察怎么拦不住几个记者，但他嘴上说出的却是：“司马局长考虑得周全，就按您说的办。”

赵处长说：“好，我这就去办。”下楼就往警戒线跑去。

上午10点整，五架小钢炮准备射击，指挥旗已经笔直地举起。突然，王政委在指挥中心二楼拿着大喇叭喊了起来：“停止射击，现场有人！”

炮手在准星里真的看见两个电视台记者正好站在射程内，吓出一身冷汗，在空中高高举起的指挥旗也突然滑落。只见一路军人冲了上去，两人架一个，另一个军人扛着摄像机就往外拖。

这一幕刘云波也看见了。跟在摄像记者身后往里冲的记者正是季子川，他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副局长在旁边问：“怎么进来的？”

刘云波问张天芳和崔长青：“不是说已经送出去了吗？”

张天芳额头上急出一层冷汗：“是已经送出去了，不知她怎么又出现了！”

刘云波急了，有点忘了司马局长的存在，直接对王政委下命令：“停止射击！快停止！先把记者送出去。”

射击被迫推迟，一队穿着防护服的军人把正准备现场报道的一男一女强行

架出现场。被架出来的记者立刻被围观的记者和群众包围了：“看见大炮了吗？”“几台炮？”“多少军人执行炮击？”“现场惨烈吗？”“工厂的人还在里面吗？”

女记者季子川无奈地看着仍然用双臂挡着她的军人，根本没听清周围乱哄哄的问话。她越过人头，寻找下一个可以利用的报道地点。突然，她猛劲儿拨开人群，一把拉着她的摄像记者往临时指挥部的小楼方向跑。

摄像记者王凯在后面喊：“去哪儿？”

季子川拉着他继续跑，头也不回，喊：“别问了，保持开机状态。”

当季子川松开手时，摄像记者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块离现场最近的空地上。这里因为角度很偏，被人忽略了。远处的警卫和小楼里晃动的人影尽在眼前，令摄像记者很兴奋，一种只有现场摄像记者才能体会到的终于接近目标的兴奋。

子川拿起无线话筒，以炮击方向作背景，让摄像机对着在残片狼藉中虎视眈眈的巨大的氯气罐。子川对摄像喊：“对光，我要开始了。”

摄像记者把机器扛上肩，双腿叉开做成稳固的机架，打了个OK的手势。子川开始报道：“现在是10点10分。原定10点的炮击推迟了，原因是我们闯进了现场。我们没有拍到现场的画面，机器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两个军人架了出来。但我看到了一石厂的现状，就像刚刚被美军轰炸后的巴格达，满目疮痍，厂房仓库和昨晚被炸飞的氯气罐踪影全无。一石厂没有了，我突出的印象就是，一石厂没有了！即将开始的定向爆破对于一石厂已经没有意义，可以想象，它的结果无非是把已经破损的氯气罐炸成碎片，铺盖在已经很厚的碎片瓦砾上。这个有着五十六年历史的老国防工厂在昨晚的突发性爆炸事件中毁于一旦。”

10点13分，三枚炮弹依次射向目标。三声巨大的炮击声，中断了季子川的报道。她让摄像机镜头转向炮击目标。十秒过去了，三十秒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一分半钟、两分钟、三分钟，炮弹的烟雾刚刚上升，就被消防部队的喷雾罩迅速覆盖下去。两个巨大的氯气罐偶尔从飘过的水雾中显露出来，仍然黑洞洞地静立着，似乎毫发无损。指挥部小楼的窗户打开了，拿着望远镜的人越来越多地站在了窗前。季子川提示摄像记者拍摄二楼的活动，自己也打开话筒，开始画外音的现场报道：“炮弹发射后，两分半钟过去了，目标已经击中，但是，似乎没有击穿。我看到氯气罐仍然完好地立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这座作为临时指挥中心的小楼里开始紧张起来。”

指挥中心的人开始看表，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目标还寂静地立着。现场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没有氯气泄露出来？”

林教授：“泄露了也看不出来。炮声一响消防就开始喷雾，现场除了弱碱水雾，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远的距离很难判断。”

刘云波紧抿双唇，在心里数着时间等待结果。

二十分钟后，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没有氯气泄露。

半小时后，王政委报告目标被击中，但目标未被打穿。“这家伙这么坚硬？没想到，这么坚硬，小钢炮都打不穿。可它怎么就会自己泄露了呢？”

刘云波问王政委：“你还有什么办法？”

“用装甲车。可以用它来接近目标，在最近的距离安装炸药。两个罐一起炸掉。”

“装甲车？好，什么时候能开到现场？”

“最快一个小时。”

“再快点，行吗？”

“五十分钟！”

“好。”刘云波说完，去向司马副局长和调查组汇报装甲车方案。他突然感到脚下如踩棉垛，头随之往左边偏沉了一下，这是缺少睡眠造成的大脑缺氧。他做了一个深呼吸，浑身的骨头都像紧缩在了一起，疲惫，前所未有的疲惫。寄托了如此大希望的炮击失败了。他必须再次打起精神，把紧缩的骨头迅速舒展开，全神贯注，直到事故彻底解除。

12点30分，一辆装着炸药的坦克驶进现场。坦克里执行爆破作业的战士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从坦克天窗里伸出半个身子，眼盯着目标，面无表情地接受着人们期待的目光。在刘云波眼里，这辆像举行仪式一般缓慢进场的坦克有可能就是扭转时局的大救星。

坦克驶向目标，沉重缓慢地行进，造成一种压抑的庄严感。这个场面被架在远处高山上的摄像机尽收在镜头里。摄像机的镜头像一只睁大的渴望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坦克，等待它给南岭旧城带来那声历史性的巨响。

旧城人民医院急救病房里，一石化工厂氯气车间主任在昏迷了十五个小时

后，刚刚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看到床边围着一些不认识的人，还有一架摄像机对着他。有人给他介绍说，省委书记和省长来看他了。他清醒过来，嘴唇抖动得很厉害，医生从他的唇形中读道：“还有两个罐没炸。”

省委书记陈思成伏下身对他说：“你安心休息吧，我们正在想办法引爆。”

他突然激动地摇着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医生赶紧过来，让其他人离远一些，还礼貌地对领导说：“请原谅，这样他会有生命危险。”

陈思成警觉地说：“先让他安静下来，他可能有重要的话要说。”

医生等病人的血压和心跳稍稍稳定了一些，轻轻摇醒了病人。他一醒来就清醒地摇头，用唇音说：“空的，不用引爆。”

陈思成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谢谢你！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下午2点，临时指挥中心正在讨论车间主任的话有多大可信度。刚苏醒过来的车间主任是昨晚参与抢险的唯一幸存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三人死于这场事故。

“再向那个车间主任核实一下。”调查组成员提议。

然而，这时医院的电话打来了，说车间主任说完话就陷入了深度昏迷。

刘云波坚决地说：“看来只能赌一把。一个工人师傅冒死说出来的情况，我想是可以信任的。他是目前有可能对这两个罐做出说明的唯一一人，我们应该相信他。”

司马副局长没有反对。

下午2点20分，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小心翼翼地接近已经捆绑完毕的炸药；2点30分，炸药被拆除；2点40分，坦克车驶出现场。

下午3点，全身防护服的专家和消防队员走近两个面目狰狞的氯气罐。专家的仪器显示，周围空气的指标在正常值范围内。两个庞大的氯气罐早已千疮百孔，大概在昨晚的爆炸中，这两个罐已经受损，原来储存的少量氯气昨晚也一起泄露干净了。

下午4点，调查组在指挥中心召开会议。听完各方汇报后，司马副局长对事故基本排除的结论点头认可。刘云波看清司马副局长点头认可的表情后，突然倒头枕在桌子上，立刻进入了梦乡。秘书长张天芳想上前推醒他，司马副局

长打了个阻止的手势，悄声说：“让云波同志睡一会儿。我们布置下面的工作。”

半小时后，原定中午 12 点召开的现场新闻发布会终于召开了。

刘云波刚刚用凉水冲了把脸，带着一脸新鲜的潮气，双眼仍然布满血丝，但锁了十多个小时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看上去似乎也精神饱满。他尽量提高嗓门，宣布了旧城一石化工厂氯气罐爆炸事故中残留氯气罐隐患被成功排除的消息。这消息立刻通过电波和互联网传遍大江南北。

在密密麻麻的记者队伍中，刘云波的眼睛和季子川相遇了。相遇的一刹那，季子川突然看到刘云波潮湿的鬓角，那一脸并没有被完全洗去的疲惫抓痛了她的心。她从来没有见过刘云波如此疲惫不堪，他每说一句话都要调动全身的能量，就像一只在记者的声浪中颠簸起伏的孤舟。

季子川举到一半的手又缓缓放下了。她觉得这只手不是在举起来提问，而是要把已经精疲力竭的刘云波推进汹涌的波涛。她放弃了提问，心里祈祷着让这只颠簸的孤舟赶紧靠岸。

发布会结束了，季子川站在原处迟疑地收拾笔记本。摄像王凯冲过来问：“为什么不提问？我的机器都架好了！”

子川说：“我想问的话，他们都问了。”

王凯惊奇地看着她：“什么？他们都问了？他们问了就等于本台记者也问了吗？今天我感觉有点虎头蛇尾。”

子川看着王凯：“今天我们抢到了唯一的现场报道，已经够了。关键是接下来的跟踪报道怎么进行。来，我们补一个结尾。”

摄像架好机器，子川打开话筒：“发布会结束了，从指挥部成员疲惫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尽职；从仍然不愿散去的围观群众的脸上，我们看到了疑问和期待，对事故处理结果的期待，对事故原因的疑问和对调查结果的期待。在我身后是一夜之间化为废墟的老牌国防厂。中央调查组已经抵达岭南，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一石厂氯气罐爆炸事件，本台将继续跟踪报道。”

第二章 并购风波

张天芳叹了口气：“当初，外贸集团是作了一个很漂亮的转产计划，可是五年过去了，那个计划很难实施。老国防厂，你也知道，光荣过，辉煌过，老工程师、老工人们，视厂如命，集团和老厂人的关系就像定时炸弹。谁也没想到，这颗定时炸弹没炸，氯气罐这个炸弹却炸了。”